

大名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大名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主 编：呼文华
编 校：呼文华 宋振安 徐佩珠
耿伟志

大名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河北省大名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千古留芳 ·

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 张恩棠 (1)

· 革命春秋 ·

优秀共产党员，我们的良师益友——晁哲甫同志

安 明	裴志耕	成 润	(37)
白映秋	刘镜西	陈桐源	

赵北源传略 大名七师党史征编组 (49)

· 峥嵘岁月 ·

晁哲甫虎口脱险记 司枕亚 (54)

峥嵘岁月忆大名 王志坚 (57)

我在大名两段工作情况的回忆 陈子敬 (63)

元朝县人民的战争勤务 王镜波 (73)

大名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田修文 (82)

抗日战争中的破击战 李一帆 (103)

破路·打狗·挖洞·改造村形 司枕亚 (106)

针锋相对的观摩会 郭广运 (111)

残酷的一幕 贾章旺辑 (115)

何基沣大名突围纪实

..... 李振江口述 林保国整理 (116)

在大名七师当工友的回忆

..... 陈安民口述 钱林整理 (126)

- 到太行山受训 朱丹南 (129)
我的父亲朱茂生 朱丹南 (137)
忆大姐步超 玉纯 玉洁 东郊 (143)
怀念母亲 司枕亚 (150)

· 永久的怀念 ·

- 回忆少奇同志的接见 李学良 (158)

· 史海存真 ·

张若名与周恩来

- 一个历史盲点的揭秘 徐湜 (161)

· 青春之歌 ·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 记舍己救人的优秀共青团员张松青
..... 团县委 供稿 (172)

为抢救战备物资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祖斌烈士

- 团县委 供稿 (183)

舍己救人的革命烈士一等功臣——王进忠

- 团县委 供稿 (185)

· 抗灾斗争 ·

回忆1942年冀南大灾荒 司枕亚 (188)

1943年—1949年大名、元城灾情和救灾活动 白梅俊 (201)

1963年大名县抗洪抢险纪要 白梅俊 (208)

大名县人民在根治海河中的贡献 文兆贞 (223)

· 育才史话 ·

回忆大名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 唐云台 (227)

回忆启蒙母校赵庄村模范初级小学堂 唐云台 (229)

忆广大魏联立简师 刘梦岚 (233)

五十年代的大名干部业余学校	何兴文供稿 呼文华整理 (236)
王祝三其人	李升之 (239)
 · 文化体育 ·	
一支曾活跃在元城的秧歌队	郭广运 (243)
梨园二度放异彩	
——记杨华民参与创办的两个文艺团体	
画家康卫中	杨华民口述 岳同山整理 (250)
艺苑一枝梅	
——记大名县著名豫剧演员刘芝梅	
画家康卫中	白梅俊 (254)
大名解放前体育运动概况	逯克顺辑 (260)
大名解放前体育运动概况	蒋有年 (262)
 · 工商贸易 ·	
执着地追求，无私地奉献	杜书贤口述 马秋亮整理 (265)
关于大名解放初期工商联合会的片断回忆	
马润昌巧剪“猪尾巴”	<u>李冠一</u> (272)
 · 民国人物 ·	
马润昌巧剪“猪尾巴”	郭广运 (274)
 · 历代名流 ·	
元代科学家齐履谦	逯克顺辑 (277)
元代剧作家宫天挺	文史办辑 (279)
元代散曲作家王鼎	文史办辑 (281)
张万福传	文史办辑 (282)
韩琦体谅他人	文史办辑 (283)

· 天雄旧治 ·

- 大名县古县城概貌考 贾志钧整理 (285)
大名县历代设县以上行政机构考 贾志钧整理 (289)

· 古郡传奇 ·

- 郭元振 文史办辑 (292)
红线盗盒 文史办辑 (295)

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

张恩棠

1931年4月5日上午，戒备森严的山东省第一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二十多名被长期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共产党员，在两排荷枪实弹的大兵押解下走向刑场。其中有一名中等身材、长方脸型、三十多岁的女共产党员，戴着脚镣手铐，昂首挺胸，走在最前头，脚镣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

她是1930年11月2日在青岛被捕后解送到省城济南监狱的。在这五个多月的囚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她施用了严刑拷打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始终没有从她口中得到有关我们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她本人的真实姓名。据青岛敌伪档案中记载：“妇人姓称为张马氏，继又供为张李氏，自称由天津来的，忽又称自济南来。据×××、×××等供词，该张李氏确为重要共犯，乘隙煽动工潮……。”

道路两旁的人们都以惊异的目光，呆痴痴地望着这些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英雄们。不少人还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这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铮铮铁骨的“张马氏”是谁呢？

她就是回族人民中的女英雄、“五四”运动中在天津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创办“觉悟社”的主要领导人，我们党最早的回族女党员郭隆真同志。

家世和父亲

古老的大名城位于卫、漳两河河套区的中心地带，因为历史上不断发生水患，使这座自宋代以来曾经十分昌盛、繁华的城市，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和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年复一年的衰败下来。渐渐兴起的是卫河沿岸的村庄和集镇。

弯弯曲曲的卫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在明、清两代就成了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大名县城东北三十五华里卫河东岸黄河故道的西大堤上，有一个南北长约五、六华里的回、汉民族杂居的村庄——金滩镇（原名小滩）。

这个镇不仅仅是交通方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在直、鲁、豫三省的交界处，还是这三省边缘地区城乡物资的集散中心。逢集逢会，周围二、三百里的人们都赶到这里来买东西。京、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商大贾也都常年住在这里收购他们所需要的农、畜产品。卫河内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犹如穿梭，昼夜不断。不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或求学上进的学生们，都好在这里“打尖”歇脚。镇上，说书唱戏的，打拳卖艺的，占卜算命的以及酒馆饭铺，赌场烟馆等，无所不有。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消息都比较灵通。

金滩镇北街古老清真寺的错对门，住着一家姓郭的大户人家，自明朝初年以来，他家就是“书香门第，耕读人家”。1894年4月11日，郭隆真就出生在这个回族家庭中。因她前边还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虽然夭折了两个姐姐，按这里回族人民的习惯，大家仍称她为六妮。

郭隆真的父亲郭荣桂，字攀蟾，人们都尊称他老攀。这个名字就成了他的“法定官名”，而荣桂二字却被人们慢慢地遗忘了。

每当人们回忆起老攀先生来，都以敬佩的口气把他当成传奇式的人物。他自幼熟读诗书，善书画，兼习医道，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厌恶清朝官府，不愿走仕途发达的道路。在这一带，特别是在回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公推他为金滩镇“回民聚进会”的名誉会长。其妻马氏，本镇东街人，性情温顺、贤惠，是位对丈夫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

郭老攀带头剪了辫子，并将自家开的中药铺改为“平均阁”，挂起了“贫病舍药”的牌子。当时曾有人问他“平均”二字有何取义？他回答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是平均了，什么叛乱就没有了。”

在清末民初，郭老攀先生做的很多事情至今还被人们所称赞、传颂。一次，卫河沿岸各村镇的富商绅士们，为了讨好官府，都集合在金滩镇戏园子里，为卫河河厅姚东泉作了一块题为“志唯崇公”的匾额。老攀先生早就知道这个姚东泉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吸血鬼，借修卫河之机残酷搜刮民财。当他们正要吹吹打打送匾的时候，郭老攀先生正言厉色地问道：“姚东泉何功何德，敢劳列位送匾？今天面对众乡亲说个明白再送不迟。”说罢，他拿起两块砖头就把匾额砸毁了。前来看热闹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父亲对她的影响

在隆真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她很爱父亲，尊敬父亲，更羡慕父亲的为人处事。

他们父女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走向灭亡的时候。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国内农民起义彼伏此起；国外各列强疯狂向外扩张，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一切弱点，完全暴露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清朝当权者无力抵御列强

的侵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老攀先生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块块被列强们掠夺去，对统治者苟且偷安的行为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他常年订着一份《申报》，从一些维新人物的主张中进一步认识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中国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在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促使下，他让女儿们从小就读书识字。隆真来到世上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海军大吃败仗的一年。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之心，老攀先生经常把一些国耻和历史上抗敌雪耻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讲给儿女们听。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老攀先生总认为救国是男儿的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以为“匹夫”就是男子汉。女孩家只有使她们成为“名门闺秀”，就是尽到作父母的责任了。所以整天将她们关在家里教她们读《女儿经》、《女诫》、《女四书》、《闺范》和《烈女传》等一类的书籍。一次，隆真找到父亲屋里问道：“为什么哥哥不读男儿经、男诫、烈男传呢？”父亲听了先是哈哈大笑，仔细想来颇感问得有道理，便回答说：“我国向来就是男治外女治内，因为所负的责任不同，所学的东西也就不同。”隆真不服气地说：“您给我们讲的木兰从军，梁红玉抗金兵，秋瑾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她们不是和男儿一样吗？”父亲再也没有道理说服她了，只好说：“你说的有道理，你有志气，可以和你哥哥读同样的书。”父亲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再也不读以前那些书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知识的提高，郭隆真对家庭中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产生了怀疑，对最初给她起的名字淑善感到不满意，认为没有志气，便先后改成恢浚、隆贞等。她对这些名字仍然感到不够理想，经过反复查阅字典终于改成隆真（林一是党内名）。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改？她说：“从封建的旧礼教中隆

起，追求真理”。对于那个六妮，她压根就没有承认。

郭隆真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对于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富商大贾、绅士财主们为什么任意打骂、欺压受苦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她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奋斗目标。她唯一的理想是，尽快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做一个和男子一样平等的新女性。她在自传中说：“我在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和她（指英姊——笔者）同，尤其是指腹为婚事，在当时能帮助我的只有我的第二姊，亦可以说，这时家庭的压力减低了些。我们数年的识字、放足、平权的奋斗能成功，退婚的奋斗虽然无结果，但能做到逃婚，潜走天津，是时年十五、六岁”。

第一个女子小学堂

1906年，郭老攀先生以学董的身份在金滩镇办了一所初等小学堂，聘请马泉卿等人为教师。这个小学堂不讲《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等，讲的是国文、算术、历史、修身等课程，人们称它为“洋学堂”。学堂里仍然是只收男生不收女生。郭隆真还是被关在家里由父亲教她姊妹们读书。

到了1909年（宣统元年），经她多次要求，父亲终于答应了在他们家中办女子小学堂。这对于十五岁的郭隆真来说，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她的心情特别激动，赶快收拾了三间西屋，在自家中拼凑了一些桌椅板凳，还做了一块小黑板。从此，郭家大门前便挂起了“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堂”的大牌子，这也是直鲁豫三省交界平原上第一块女子小学堂的牌子。上课的地方是有了，学生怎么办？郭隆真先是动员自家的妹妹、侄女们来上学，继而又说服和她家比较亲近的亲戚、邻居家的女孩子来读书。那些家中比较富有的女孩子，总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隆真针对这些思想，反复向她们说明文化知识和德的关系。对穷家的孩子就帮助他们去干活，去割草喂羊，叫他们腾出时间来上学，很快就招收了二十多名女学生。郭隆真堂堂正正地站在讲台上给这些女孩子讲课，讲古代女英雄的故事。学习用的笔、墨、纸、砚都是她家自备，遇到阴雨天气，她还要逐个接送她们，对学习成绩好的还要给以奖励。

在隆真的动员下，虽然有些女孩子来读书，摆在她面前的仍有两大难处：一是女生都没有正式名字，一是女生都面临缠足的痛苦。当地女孩子在出嫁前都是叫××妮、××丫头、××姑娘，出嫁后随夫姓叫××氏。这些女孩子到了学堂里，个个都象出了笼子的小鸟一样，欢蹦乱跳，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展翅飞翔了，她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个和男子一样的名字。郭隆真就给她们每个人都起了个“官名”，如马孝文、石宝珩、马正中、马联所等。第二是放足。在多年的封建制度下，大名周围有这样一个习惯，每当女孩子长到十多岁的时候，逢集逢会，大户人家便赶上轿车子，带着自家的“千金”让她们把两只脚伸在车帘外，没有车的小户人家由长辈领着女儿们，名为赶集赶会，实为让人们看看自家女孩子的“三寸金莲”。脚越小上门的媒婆越多。放了足的闺女找不到婆家，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是最大的耻辱。郭隆真在父亲的支持下，自己放足斗争取得胜利。她的那些学生都到了缠足的年龄，有的已缠足了。她为了解除这些女孩子的终生痛苦，向家长们反复讲缠足的害处，她还编了一些歌谣教给女学生去演唱。《七十二糊涂》就是比较典型的一首：“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你好糊涂，两脚缠的麻苏苏，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你好糊涂，大姐终日气呼呼，妈妈你好糊涂，不叫出门去读书，妈妈你好糊涂……。”这些歌谣都和词牌子一样，在不同的时期填入不同的内容，一直流传到抗日战争后期。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编些歌谣宣传收效仍不大。1925年郭隆真从法国和苏联留学回来探家时，在家只住了一天的时间里，她仍然跑到戏园子里，在戏未开演之前跳上了戏台大声宣讲妇女放足的道理。她打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半人是妇女，一半男子，整个中国像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只剩一只脚还怎么走路？缺脚的人走路都不方便，还怎么劳动，国家咋能富强起来？妇女缠了脚就是戴上了镣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就得砸毁镣铐，把脚放了。”

男子剪辫子，女子放足，办起学堂尤其是办女洋学堂，都是大逆不道的事。但流言蜚语并没有把他们吓倒，在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下，由于他们父女二人的努力，在两所初级小学的基础上，又办起了一所高级小学堂。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统治，更进一步激发了郭隆真办好教育拯救国家的思想。她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了一张告示贴在镇中的十字街口，至今在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几句：中华民国告成，强迫教育实行。男女以后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校，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女生，来校一概欢迎。

大名城内办女高

郭隆真和她父亲在家乡办学认真，学生成绩都很好，得到多数乡亲们的拥护和支持。人们都认为他们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孩子跟上他们都不会走邪道，纷纷送孩子们来学堂里读书。县长马毓藻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旧官僚，他不重视新教育，对郭隆真父女办的学堂也不给立案，所以全县的学堂办得都很糟。直隶省政府对这个县的教育事业很不满意。

1912年撤销元城县建制后的农历5月间，省学台傅增湘要

来大名视察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很快就在各学校传开了。这位学台思想比较开明，是拥护新思潮的，当他看到郭老攀父女的禀帖后，认为一个乡村集镇能成立一个女校，实属破天荒的新事。当即传谕挂出牌子，对郭淑善办女校给予嘉奖，并面示县长办女校是他的功绩。马毓藻对郭隆真甚是感激，就将金滩镇女子小学堂等注册立案，成为官府正式承认的学堂。省学台的到来，有力地促进了大名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在这年秋天，大名城内宏济桥成立了大名县第一女子高级小学堂，郭隆真被请进城里来当教员。

“宣统二年半，中华大改变，推倒小皇帝，孙文把国建”，这是大名一带流传很广的一首歌谣，人们都把国家的富强寄托在孙中山先生身上。政体虽然改变了，残余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大，旧的封建礼教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金滩镇只有五、六个女学生跟郭隆真来城内上学，大多数家长不愿叫女孩子出外读书，在大名城里入学的女孩子也不多。这使郭隆真在思想上非常沉闷，同时思想上还有三条绳紧紧地缠绕着她：一是怎样才能进一步摆脱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在她现有的知识基础上，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二是由家办的初级小学升为高级小学，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难以胜任；最大的压力还是那桩指腹为婚的婚事。男方十一岁了，按当时的习惯富家子弟十二岁就可娶妻了。婆家离县城很近，三天两头来催婚。旧社会若是成了婚，只许男休女，那会让女子提出离婚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郭隆真反复思考，夜难寐昼难食，一天天消瘦下来。

她敬仰秋瑾，羡慕她的斗争生活，尤其渴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中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和真理。这条道路在那里呢？

机会终于来到了。1913年春，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来大名府招生，县长感激郭隆真对保住他的禄位出了力，亲自写了公函，推荐她赴天津考试。大名第一个能去省城赴考的女子是郭

隆真，郭老攀先生也感到很光荣，他十年多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考取了北洋女子师范

郭老攀先生租了一只快船，告别了家人，亲自送女儿去天津读书。隆真站在高扯风帆顺水而下的船头上，仰望蓝天，空中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扇动着矫健的翅膀向北方飞去……

她望着远飞的大雁，一阵喜悦之后又一阵忧伤涌向她的心头。喜的是她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象大雁一样要展翅高飞了，她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去，永远摆脱这个使她痛苦和留恋的地方；忧的是，国事无望，窃国大盗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国家的命运如何？妇女的命运又如何？她无法设想。她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凝视着前方，望着那滚滚的浪花，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她猛然想起了秋瑾的《勉女权歌》，便轻声念道：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己一杯酒，
男女平等天赋新，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责任在肩头，恢复江山劳素手。

郭老攀先生听了女儿朗诵的诗句，引起他思想上的共鸣，一时诗兴来潮，便和了一首黄兴的《咏鹰》：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苍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船像离弦的利箭，乘风破浪，飞驰而下……

坐落在天津宁纬路的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是当时我国北方最高的女子学府，它那高筑的围墙和整天紧闭的大铁门，真像一

座修道院，女学生们不能随便出校门，中年的学监像财主家的管家婆一样，日夜监视着来这个学校深造的学生们。

郭隆真应试及格，考取了预科班。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大城市，只有郭隆真等两、三个是来自乡下的姑娘。她上身穿蓝布罩褂，里面套着一件很新的红绸棉袄，操着一口大名土语，举止大方，待人亲切，生活习惯又不同于其他同学，这就引起了大家对她的注意。她脑子虽然并不聪敏，接受能力也较差，学习却特别努力，半年就升入了本科班。她那虚心和蔼的态度和处处体贴别人行动，使得同学们对她都有极大的好感，都主动和她接近。刘清扬、张静漪（后改名秀岩）、张若名、邓颖超等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她自己居住的那间七、八平方米的斗室就成了大家集会的地方。她常把自己的身世讲给同学们听，大家对她为逃避不合理的封建婚姻来求学深表同情和敬佩。因她年龄比一般同学都大，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郭大姐。

一个从社会实践中进入学校的人，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郭隆真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每年的寒暑假，她都留校学习，从不回家。1915年当郭老攀先生“归真”（回归真主，即逝世）的噩耗传到学校后，对郭隆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偷偷地来到校内的僻静处，面对家乡，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默默致哀，她深深怀念着父亲对她的教养之恩。事后她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长信，除对年迈的母亲表示安慰外，还说明父亲已入土很多天了，如果她回去，又会再一次掀起全家人的悲痛。郭隆真很快又投入了暑假前的考试。

为抗婚巧用脱身计

1917年刚进入夏季，直鲁豫平原一连下了几场大雨，卫、漳